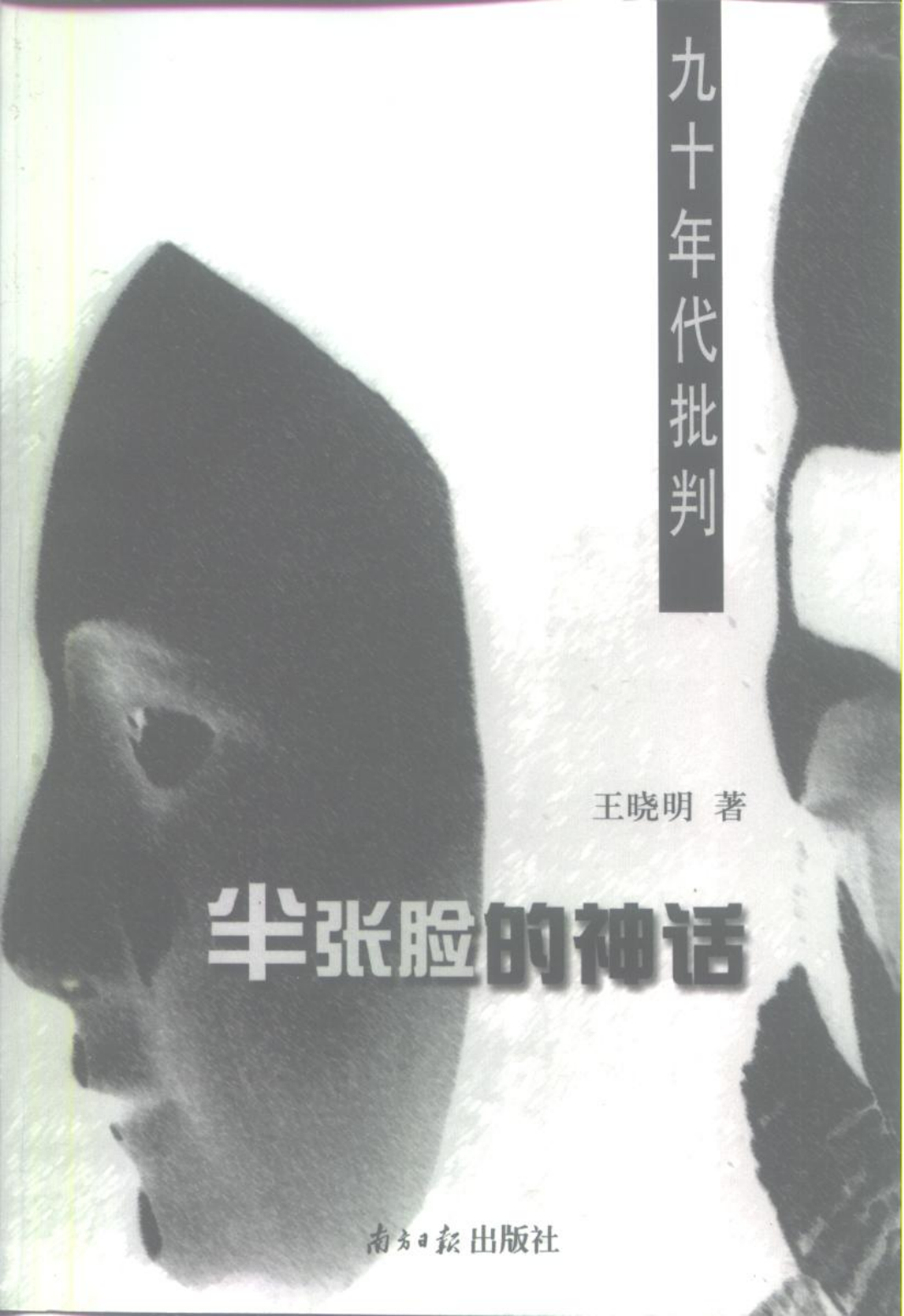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九十年代批判

王晓明 著

# 半张脸的神话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

九十年代批判

# 半张脸的神话

甄晓明 著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张脸的神话 / 王晓明著. — 广州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 
2000.4

ISBN 7-80652-028-7

I. 半... II. 王...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2868 号

半张脸的神话

王晓明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7373998-8503

经 销: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6.625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### 1 自序

### 8 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现代化

I 半张脸的神话：“成功人士”/半张脸的肖像/中产阶级的先兆/“成功人士”与现代化想象/成功人士的背后/塑造我们的生活—II 在制度变革之外：道德沦丧与物质追求/80年代的知识界/90年代的“现代人”形象/对人的理解—III 关于“现代性”的断想：让争论浮出海面/强国梦想/知识分子的作用/“革命”的冲动—IV 面对共同的困境：人是什么？/共同的困境—V 世纪之交的前景想象：前景的忧虑/对现代化的想象/21世纪应该追求怎样的现代化

### 39 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担当

I 现代化想象与知识分子：现代化想象的历史

脉络 /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困扰 / 如何创造出新的想象和实践 / 面对市场经济的焦虑 / 三点思考 / 关于民族主义情绪—Ⅱ 在低调与高调之间：“知识分子”成为一个遭人忌讳的词 / 给“知识分子”一个简洁的定义 / 反对知识分子成为套中人 /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代表公众 / 全无支援的游击队员 /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/ 困惑—Ⅲ 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：19世纪，中国文化人的危机感 /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 / 四大思想观念 / 还要不要知识分子 / 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

## 101 人文教育难道无所作为

Ⅰ “语文”究竟是什么：语文为什么要用“标准化”考试？ / 解剖“高考”作文 / 语文是什么？ / 应用文泛化 / 21世纪的语文教学—Ⅱ 恶兆：一个研究生的来信 / 恶兆 / 现代化对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 / 人文教育的意义—Ⅲ 从研究生教育看



大学的“跟班化”：一位认真的博导与他的学生 / 未必值得令人尊重的导师们 / “中国特色”的职称评审制度 / 大学和整个知识生产系统的不成器—Ⅳ 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：教育与人文精神讨论的缺憾 / 晚清新式教育与当时的技术需要 / “无用之学” / 北京大学与知识系统的转变 / 官学与私学 / 中山大学模式 / 对现代大学体制的失望与复兴书院的努力 / 对实用性知识的重视与对人文素养的忽视 / 重返文学经典

## 145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多少令人满意

I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：对当代文学的失望 / 重写文学史 / 我的文学启蒙 / 戴什么样的眼镜 / 深深的不安 / 一种新的研究范型 / 20 世纪文学研究的缺乏—II 回望 20 世纪中国文学：精神空间越走越窄 / 当代中国文学最缺乏什么 / 最欣赏的作家 / 文学的价值—III 在创伤性记忆的环抱

中：文学与精神生活的同构 /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/ 文学的“个人意识”和“个人写作”—Ⅳ 值得承担的艰难：对“底层”生活的关注 / 文学的游移 / 作家与民众—Ⅴ 危机感、“现代文化”和白话“新文学”：龚自珍们的忧患 / “四种观念” / “新文学”的发生—Ⅵ 在“无聊”的逼视下—Ⅶ 90年代小说阅读札记—Ⅷ 市民意识的蛛丝马迹—Ⅸ 被忽略的精神遗产：20世纪的中国作家，鲁迅是最重要的一位 / 鲁迅的痛苦 / 鲁迅的幽默

## 213 “议论”何必不容易

Ⅰ “文化议论”的生机：对议论的渴望 / 90年代的文化议论 / 议论不是件容易的事—Ⅱ 翻译的政治：翻译活动的组织者 / 年轻与非翻译界出身 / 对翻译意义的理解 / 独立的翻译主导机制的建立 / 一种新的组织形式：编委会 / 以西方的现代理论为主 / 译者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/ 合译与编译 / 干



起来再说 / 把青年作为主要的读者 / 对翻译界公法的“破坏” / 为什么会出现新的翻译形式—Ⅲ 科索沃战争的警示 / Ⅳ 文学与精神认同：对艺术的期望 / 不幸的陈寅恪 / 可怜巴巴的老子 / 鲁迅：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/ 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—Ⅴ 从奏章到小说：一种声音，特别地高亢起来 / 李提摩太们对中国改革前景的描述 / 对中国称霸世界的想象 / 小说创作被看成是描绘前景，进行思想动员的最有效的手段



## 自序

最近三四年，我一直断断续续写着两类文字，一类是文学史，一类是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评论。搜选这后一类的文字，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。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，“当下的社会文化”自然也波澜起伏、异状迭现。有知识分子的思想论争，有文学创作的随波逐流，有职称评审的泛滥失据，更有学校教育的每况愈下；有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勾结，有各种时尚的流转和交替，“民族主义”的情绪忽然爆发，“成功人士”的形象更铺天盖地……我是大学的文学教师，又愿意做一个知识分子，看着知识、文学和教育界的种种状况，自然会有一肚子感想愿意发表；可你看这本书的目录，我分明还踩进了若干远离自己专业的领域。我与人讨论“全球化”和资本主义的历史，描绘 90 年代广告和传媒业的神通，我还摆出一副要把电影、电视、休闲杂志和娱乐装潢都归到一起来分析的架式，甚至谈论国际事务，对科索沃战争的意义滔滔不绝：我怎么会陷入这样的门外汉

的热忱呢？

仔细想想，原因似乎还真不少。进入 90 年代以后，大半因为心中的困惑的逼迫，小半也缘于友朋的示范和督促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拓宽阅读的视野。一面回过脸去，重读《史记》和先秦诸子，一面又伸头四望，向我偏爱的罗素和卡尔·波普等等之外，去寻觅别样的思想启示。庄子的睿智和无奈令人感动，傅科式的敏锐和犀利更深深震撼了我。“法兰克福学派”、“伯明翰学派”、“后殖民主义”、“女性主义”……那堵在我心头的大团大团的疑惑，似乎渐渐地清晰起来：原来“历史的进步”并非定律，它不过是人的一种顽强的愿望；原来那许多一向被当作事实的东西，譬如“文明”、“野蛮”，譬如“现代”、“传统”，都很可能只是些叙述，一些今天看起来相当可疑的“虚构”；原来专制并不只有我们见惯的那副粗暴的嘴脸，所谓的“现代化”也绝非一定能够使人们免受压迫；原来中国的状况早就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土的人事，“全球化”的大网已经将各个地区的人民，与同一个严重倾斜的世界体系缠在了一起……

一旦有了上面的这些想法，我对源发于西欧的现代知识体系，对由这体系所决定的学术专业的细密分工，也就很难再保持由衷的信任。迅速膨胀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学院制度，早已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条分缕析地重新编排、分割成目前这样的无数“专业”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也都依照着这个知识体系，年复一年，竭力将青年人训练成精明干练、可一迈出专业便分不清南北的“专业人才”。据说这一切都是出于“现代化”的需要，可是，这是不是也意味着

我们的视野正在缩小、直觉和洞察力日趋退化、综合把握的能力越来越弱，甚至整个脑子都一点一点被夹扁了呢？置身大学的体制之中，我当然该有一个专业，而且该有不俗的专业表现，该尽量汲取专业研究所提供的精神养分。但是，我的知识活动却不能被这专业的篱笆圈制住，而应该尽可能地扩大视野，追踪“问题”，倘若这“问题”竟然逾出了我的专业，那就该抖擞精神，紧追不放，在踉跄跌滑的同时，竭力拓展对那“问题”的透视。人固然得有自知之明，但那种全神贯注、以致深入异地也毫不觉察的追踪的激情，也该是学术工作者不可缺乏的品质吧。至于议论和批评社会的现实，就更不能被那种“外行不得出声”的喝斥唬住了。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对他关心的社会问题发表看法，即便他并非这一方面的专家。更何况，在公共生活中，越是被人用深奥、烦琐的“专业”辞令层层覆盖住的事情，往往越有蹊跷之处，在这时候，需要的反倒只是普通人的理性，是简单的常识和直截了当的判断了。

不用说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实生活的刺激。进入 90 年代以后，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困惑：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？那以后接着来的，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？记得 1993 年初春，在上海一家报馆的座谈会上，我刚刚讲了几句批评现实的话，就有一位朋友含笑截断我：“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，80 年代知识分子鼓吹现代化，现在现代化真的来了，你们又不满了……”大概怕我不理解，他又补上一句：“现在这个就是现代化！”说 80 年代知识分子鼓吹“现代化”，这当然是不错的，可是，我在 90 年代亲见的这种种变化，实在和 80 年代人们的期望相差太

远，倘若这就是“现代化”，那我过去对“现代化”也实在是太无知了！不过，为什么一定要用“现代化”之类的概念来描述 90 年代的社会巨变呢？也许，今日中国正在经历的，是又一场世界历史上“史无前例”、因此很难抽象、更难以预料前途的生死转折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位朋友，但我明白了一点，我在 80 年代获得的那些认识生活、历史和社会性质的理论方法，已经开始丧失效力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疑惑愈益深广。我所居住的城市里，成群的高楼耸立起来，巨大的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可是，当你知道，还有大批的工人的下岗、对“拆迁户”的凶狠的盘剥，与这高楼群一同泛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呢？近 10 年来，银行里的私人存款成倍增长，这应该表明了人民生活的渐趋富裕，可是，如果你又知道了，这存款总数中的一大半，其实只属于为数很少的“新富人”，你一定会愕然惊诧，赶紧把欣喜之辞咽回肚子里去吧。经济的确是日渐活跃，结构也正在逐步松动，20 年前的“绝对贫困”人口，现在已经减少了许多，但是，一种新的管制、新的不公、新的剥削乃至新的掠夺，也正在其间滋生壮大。它不但表现为巨大的财富的迅速转移，而且表现为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迅速崛起，那只对公众露出半张脸孔、却几乎家喻户晓的“成功人士”的形象，就正是这新意识形态的头号象征。从大批的休闲报纸、杂志、广播和电视节目，到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，从一系列流行的消费和人生观念——譬如“世上除了钱，什么都是空的”，到百货公司、酒店、娱乐场所的外墙和室内装潢，甚至从大学的系科的“改革”——上海的一所著名的大学，就曾忙不迭地建立了一个“房地产系”，到中、小学语文课程和考试方式的“泛应用文化”，从若干理

论家对“中产阶级”的热烈憧憬，到某些小说家对“欲望”的更为热烈的赞颂……在今日社会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，你都能感觉到新的管制和掠夺的深刻影响，听到新意识形态四处蔓延的肆无忌惮的声响。10年来，这怪异狰狞的现实一步步从晦暗中现出身来，挑衅般地向我们逼问：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能看透我的来历么？

到目前为止，知识界似乎还没有拿出真正有力的见解，来回击这样的逼问。倒不是没有人试图这样做，有一些对这现实的具体的描述，其实已经相当犀利。但是，再往下的进一步的阐释，却每每受困于既定的理论框架，不能顺势展开和深化。比方说，明明已经看清了畸形的“市场”如何从腐败体制的翅膀底下孵化出来，看清了这孵化的过程如何孕育出资本和权力的新联盟，更如何催生出新的管制、剥削和掠夺，却依然陷在“社会主义/资本主义”之类两两对立的思维图式之中，或者归罪于“现代化”的不彻底，期盼“纯粹的市场经济”能重整山河，或者归罪于“跨国资本主义”，忽略了另一些显然更为触目的恶劣的因素……这不奇怪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大多数是在“文革”式的思想氛围里长大成人的，对中国以外的世界、对近代以来的历史、甚至对当下的社会现实，都曾经是那么无知。80年代以后，“思想解放”了，可无论观察世界的角度，还是接收资讯的渠道，其实都依然非常狭窄，我们也就很难摆脱“冷战”思维的影响，不知不觉就会把“现代化”和“蓝色文明”之类的“叙述”，想象成通往天国的真切的入口。在80年代的特定情形下，这样的想象自有其意义，并不能轻易抹煞，就是在今天，谁又能完全克服自己价值信仰中的虚幻成份呢？但

是，如果面对 90 年代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，我们思想上最终凭靠的，依然只是十年前的这些幻想，那就势必会在那个无情的逼问下啜嚅失言了。

今日的中国社会，恰似一个巨大的“怪物”，它既淤积着秦汉以来集权专制的厚弊沉疴，又泛滥着 20 世纪末期“全球化”的最新一轮潮水，近 50 年经营搭造的“社会主义”体制骨架尚存，跨国资本的飓风却已经在东南沿海呼呼作响。面对这样陌生而怪异的现实，我们必须突破“冷战”时代形成的那种只向对立的关系—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、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、私有制和国有制，诸如此类——中去寻求理解的习惯，更必须跳出“现代化”理论为我们划定的思维视野。要仔细倾听我们日常的生活感受，努力在更广阔的范围里、以更多样的角度来审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，审视我们置身的现实环境。我甚至相信，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视角、思路、概念乃至研究“范型”，正是知识界一个重大的使命，也是中国思想界向当代人类思想——特别是对“全球化”的普遍反省——作出贡献的途径所在。由于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上的偏颇，也由于个人性情的限制，我现在还无力对那日渐膨胀的新的管制和掠夺，展开直接而持续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学分析。但是，对它的种种同样日渐膨胀的文化表现，我却应该给予及时的揭露。倘说那“成功人士”的神话、那新的主导意识形态、那由广告和传媒合力编造的共同富裕的幻觉，早已成为新的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，成为哄骗被掠夺者的蒙眼布，那么，一一戳破这些神话和幻觉，是不是也就仿佛砍断了新的压迫和掠夺的一根吸盘，给它的横行增加了障碍呢？我不禁想起鲁迅 70 年

前所用的那个“大时代”的概念，当下的中国似乎就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之中。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，如果那新的压迫和掠夺竟然继续通行无阻，社会的前景就势必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尽管明知力弱，也总得奋身出言，那新的意识形态早已四面联络，我又岂能自限于文学的世界之内？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一册散乱的文字，或许正可以看作我这不自量力的声音的第一批记录吧。

1999 年 11 月 上海





# 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现代化

一百年来，中国社会一直苦苦追求“现代化”；进入下一世纪以后，社会的主要发展目标也仍然是“现代化”。倘说从本世纪初到 70 年代，“强国”的梦想一直是中国人前景想象中的核心因素，那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，情形却明显不同了。由广告和传媒塑造成形的那个富有、漂亮，享受名车、豪宅的“成功人士”，大有充任当代中国人“现代化”想象的聚焦点的气势。事实上，这些流行想象已经蒙住了许许多多人的眼睛，使他们看不见经济发展背后的隐患，看不见生态平衡的危机，自然更看不见“新富人”的掠夺和底层人民的苦难，甚至使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它们已经构成了对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掠夺和隐患的一种掩盖，甚至成为使它们得以继续膨胀的一种文化条件。如果在 21 世纪，我们竟是由这样的想象引领着去追求“现代化”，那结果会怎样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